
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
评选获奖作品集

1985-1986

全国
优秀短篇小说
评选获奖
作品集

作家出版社

目 次

田中禾

五 月 2

扎西达娃(藏族)

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38

乔典运

满 票 64

彭荆风

今夜月色好 84

谢友鄞

密 谷 100

何士光

远 行 122

刘西鸿

你不可改变我 146

邹志安

支书下台唱大戏 170

张石山

甜苣儿(《仇犹遗风录》) 196

李 锐

合 坟(“厚土”之一) 222

谌 容

也 减去十岁 232

李贯通

洞、天 254

庞泽云

夫妻粉 284

李 晓

继续操练 302

刘 恒

狗日的粮食 330

周大新

汉家女 346

于德才(满族)

焦大轮子 358

张廷竹

他在拂晓前死去 388

杨显惠

这一片大海滩 410



田中禾

田中禾，本名张其华，一九四一年生，河南唐河县人。兰州大学中文系肄业。一九五七年开始文学创作，一九五九年出版长诗《仙丹花》。“文革”中曾遭冤案，被捕入狱。之后，十多年在农村、工厂等处。一九八〇年底恢复工作，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小说，已发表中、短篇小说百余篇。现为河南省作协专业作家。

五 月

走进村，正是半后晌。

乍看，村路那样窄，坑坑洼洼，全不像原来的样子。小时候她们在月亮地里玩，觉得这路是很宽的，很平坦。

树把路遮严了，树荫很浓。路面上，雨水冲出浅浅的沟壕，长满狗尾草。车辙里散落着闪闪发亮的麦秸，谁家已经开镰割麦了。

这是一天最安静的时候，没有人声、犬吠，老母鸡叫蛋也像离得很远，隐隐约约。

她走近自己的家。板打院墙经几番风雨，颓堕成一溜黄土堆。

受了她的脚步惊吓，一群麻雀从院里飞起来。墙根的阴凉里，满头白发的奶奶坐在断了拐肘的木椅里。

“谁？谁啦？”奶奶朝大门口喊，用手搭起眼罩，吃力地望着。

那大门，其实是两堆黄土留下的缺空，没有门楼，也没有门框门扇。香雨现在就站在那土墙的缺空里，两手在胸前垂着。抓

着一个大提包，让提包蹭着膝盖。

老奶奶摸起身边的拐杖——一根劈口子的竹竿，身子作出挣扎起立的架势。

“奶——”香雨喊出这么一声，眼眶有些湿润。

奶奶愣了片刻，好像噎着了。她把拐棍使劲撑着，站起来，颤巍巍地，向前挪了几步：

“是我的雨雨？”

“奶——”香雨的声音又脆又颤，冲动的情绪在胸腔里升腾。

“我的娃儿，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？”

“喂。”

“不是说，你要上北京吗？”

“不去了。”

“乖娃儿，奶就不喜愿你去。奶八十四，春上害了几场病，怕见不着我雨雨。”

“奶——”香雨拿白皙的手臂在脸上擦拭。她觉得一踏进家门，感情就变得这般脆弱，想扑进奶奶怀里哭一场。

在奶奶眼里，雨雨是一条长长的淡灰色的影子，凭着黑黑的头发和白白的脸，长长的胳膊，才知道她在怎样站着。

“瘦了。”奶奶用多皱的干巴的手捏着香雨的胳膊，用灰糊糊的脏袖子揩着干瘪的眼窝，伤心地嘟囔说，“娃儿是叫成堆成堆的书把你累坏了。”

香雨终于流下了眼泪，一时哽咽，说不出话。她想对奶奶说，她考上了研究生，人家妒忌，不让去。可是，奶奶不懂这些，她无法向她说明白。从小，香雨就习惯奶奶的爱抚，它能把她心上的创伤抚平，伸展。可是这一次，她觉得谁也无法安慰她。

香雨是个聪明沉稳的孩子。她好像从小就知道人活在世上

不容易，须得拼了命去奋斗。在人们印象里，她总是细细的，瘦瘦的，默默地想着心事。无论得了大人赞扬还是受了大人训斥，总是一样地眨着深不可测的大眼，望着你。不笑，也不哭。不显高兴，也不显懊丧。从小学开始，她就是老师喜爱的学生。头几年，爹妈忙着家里地里无穷尽的杂事，并不在意孩子的学习。爹说，她被奶奶惯坏了，懒，笨，没有眼色。放了学，不知道帮家里干活，倒要妹妹去刷锅洗碗，喂鸡喂鹅，招呼弟弟。后来，有那么一天，香雨忽然对爹说，前村的民办教师春风考上大学了。

“乡下人，考什么大学！”爹嚼着馍，蘸了辣椒，大口地吃，大声地吸溜嘴。

“往后，乡下学生跟知青们一样，都能考学。分出来，一样干工作，吃国家粮。”

“你那能耐行吗？想得恁美！”

香雨没说话，奶奶却愤愤不平地嚷：

“你就那样隔门缝看人！满庄子打听打听去，哪个不夸我雨雨行。年年都是……是五好，是吧，雨雨？”

雨雨没有做声，爹也没和奶奶抬杠，他照样嚼着馍，只是着意瞥了香雨一眼。从那以后，爹更多地使唤妹妹，不再吆喝香雨去干这干那。

就在那一年，她被选拔进县中去读书，方圆三四个村，就选她一人。爹妈着实高兴了一场。虽然花那么多钱，把本来就穷的家挤得更干，可到底辛苦没有白受。如今香雨读完大学，分配到外省工作。是雨雨给他家争了脸，让弯腰驼背的爹，在人前高出几尺；使因为中风而手脚蜷缩的妈，成为全村最受称赞的贤德媳妇。雨雨，她是全村人的骄傲哩。

可是，他们并不知道，一个从小村里走出去的丫头，没有父

母为她经营，没有亲故可以倚恃，全靠自己奋斗，那是如何的艰难。

雨雨掀动轧水井的粗笨的手柄，轧出一盆清凉清凉的水。她觉得，这铁柄比以前更滞重，轧一盆水要喘几口气。

她觉得自己烧锅技术不如以前，划了五根火柴才引着那些隔年的棉秆，使烟筒里冒出滚滚的黑烟。

甚至她觉得奶奶那样用心用意为她藏着的腊菜也不如以前好吃。粗，嚼不烂，满嘴都是渣滓。从前的腊菜是酸溜溜的，很香，一边吃一边流涎水。

太阳平西的时候，妈从地里回来。她第一眼看见她，觉得那佝偻的身材更显矮小，蓬乱的剪发更其污秽。一种凄怆的感情倏地涌上她的心头。

“别，灰土狼烟的。”妈偏着身子，不让香雨去接她腋下挟着的一捆青草。

香雨抢过去，一定要把它接过来。由于胳膊张得窄，刚刚接到手，那草捆便骨碌地散开在当院里。

“别，别，你不会。”妈一边挥手，一边蹲下去收揽。

这时，她看见妹妹定定地立在大门口，肩上担着一担油菜秆，不出声地看着。

“怎么？油菜打了？”她朝妹妹说，搓着手，不知该怎样帮她。

妹妹不做声。她挤进大门，把担子撂下地，用手拨开妈妈，将地上的草揽好，用膝头压着，俯下身，双手使劲，勒紧草要子，提起来，扔到院墙角去。

“改娃子，你姐跟你说话呢！”妈拍着身上的土说。

“听见了。”她说，码好油菜秆，拿扫帚扫地。然后，拽一条

毛巾，呼嗒呼嗒摇着铁柄轧水。

“别理她，成天猫脸狗脸的。”奶奶用拐棍点着地，喃喃地对香雨说，“干一点子活，满院子盛不下她。有功！”

“有功怎样？”小改突然大声说，“谁还能一天减我几顿嚷？没用的人，不兴多说，不兴少说？”她头上的两只蜻蜓辫子左右摆动，嘴里喷着白色口沫，声音激愤，一副凶悍的样子。

奶奶毫不示弱地敲着拐棍：

“恶！有本事！有能耐！说话都不让人说。我就说你有功，看你敢拿绳子勒死我！”

“改娃，那么大丫头，不怕人家笑话。”妈继续拍打着身上的土，无可奈何地说。

香雨从来就不会劝架，这会儿更有些不知所措，只是一声又一声地喊着“妹！……奶！”

好在改娃并没有继续争吵，气呼呼地拿毛巾在脸上擦了几下，哗的一声，把水泼得远远的，当当唧唧，把脸盆扔在院里，钻进西屋，呼哧哧关上门，再也不露面。

“在场里，跟你爹抬杠了。”妈轻轻地叹息着。

月亮升上树梢的时候，爹从场里回来。他说：“煮鸡蛋了吗？给雨吃。”便蹲在小凳上抽烟。

开饭的时候，香雨想起弟弟：

“爹，金成呢？”

“进城了。”

“进晚城干啥？”

“谁知道他妈啦个×的，连高中都考不上，回来不干活。成天瞎串！”

晚饭摆上来。香雨敲着西屋门，叫了几遍，改娃说不饿，不

想吃。爹一袋又一袋抽烟，抽了好长时间，啪啪地磕着烟锅说：“我们吃！”接着，又愤愤地说，“种几棵菜，不够偷！大麦天，连个青菜都吃不上。”

香雨看见爹的筷子总在碗里搅。她知道，改娃不吃饭，爹又气又心疼，吃不下。香雨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毕业一年了，没给家里寄过钱，爹总是说，如今日子好过，家里不要你的钱。你得攒几个，买表，买自行车，那是城里少不了的。她每天都在想着她的论文，从来没有想过家。直到这次回乡，她才给妹妹买了一套复习资料，一路上想了许多教训话，定要说服她，再复习一年，下些苦功。……可是现在，她觉得这些话都可以免了。

临睡时候，爹说：“南地的麦，我看行了。明儿早，就割吧。”

大家都没做声。风轻轻掠过院子。嗒，一个杏子从老杏树上落下来。

麦天，她喜欢听“吃杯茶”在黎明里叫。那鸟儿声音很嘹亮，上下翻飞，有时候翅膀就在你耳旁扇动，簌簌响。

可是今天，她没能听到。她醒来时，一家人都下地了。猪在院里哼，厨房里有烧锅折柴的声响。窗户上一片金闪闪的阳光。脚头，奶奶早已起床。长时间不跟奶睡，不习惯。夜里睡得很不好。虻蚤在身下蹦达，浑身痒痒。老鼠扑扑腾腾在身边打架，唧唧地呻唤，听起来疼人。一天一夜火车汽车的劳顿，后半夜困极了。等到沉沉睡去，天已经亮了。

“奶——”在轧井旁漱洗着，她拿出从前惯用的口气嚷，“咋不叫我，让人家睡到这会儿？”

奶奶的白发被灶门口的火光映红了。老人眯着眼，一脸皱纹高高隆起，专心专意烧锅。打从记事起，她习惯了奶奶做全家

的饭。妈虽然蜷缩着手脚，却从未停息地里的活计。从前，生产队照顾她，派她拿竹竿坐在村边看鸡鸭。这几年，不再需要这样的活路，妈就像健康人一样下地种责任田。

她看见奶奶站起来，双手抓着锅盖向上掀。吃力地掀了几次，才稍稍掀开一条缝。一股浓烟从灶口冲出来，差点熏着奶奶的脸。香雨跑过去，帮奶奶掀起锅盖。

“如今不种桃黍，用木拍子，沉死了！”奶奶嘟噜说。

锅里水沸腾着，篦上馏着白馍。这锅，跟他们学校教师伙房的锅差不多大小。以奶奶衰弱的身躯，她如何担得起这样重的担子，年复一年，蹉过岁月的长河？如今八十四岁，还在照样干着……在漫长的落着雪的冬日，奶奶拥着她，坐在被窝里。她哭，奶奶就从贴胸的衣袋里摸一疙瘩薯面窝头或是一块黄面饼子，在手里晃动：

“甜甜，谁吃？”

“我吃，雨雨吃。”

“雨雨吃了亲谁？”

“亲奶奶。”

“雨雨长大养活谁？”

“养活奶奶。”

那般好吃的“甜甜”，总是被奶奶的身子暖得温乎乎的。如今她长大了，每月有五十三块工资，可她从未给奶奶扯过一尺布，买过一斤糖。昨天，她打开特意捎给奶奶的蛋糕，奶奶掉泪了。她轻轻摸着圆圆的硬纸盒，不安地说：“要好多钱吧？你才干事……还有一桩大事没办。要仔细些。家里这二年顿顿有白馍，不要你惦记。出门在外，只管吃好，莫叫身子受亏。”当她为了那篇《中国农民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》伏案熬夜的时候，当她在学校

领导的门前奔走，疲惫地为纠正一张不公正的鉴定表诉告的时候，强烈的欲念和恩怨充塞了全部的生活和思想，挤走了慈祥的奶奶，挤走了所有过往生活的记忆。她把奶奶遗忘在九霄云外，甚至连做梦都不曾梦到过。她自责着，想要尽力帮助奶奶。和面、拌汤、调小葱、喂猪、喂鸡，把青草铺进兔笼，羊拴到村外。

“唉，还是我的雨雨勤快，知道疼人。”奶奶坐进破椅里，絮絮叨叨地说：“改娃子不成。乖孤得很，奶使不动。三天两头给家里怄气。西门外的大狗什么东西，她偏跟他好！”

“什么，她和大狗吗？”香雨瞪大眼睛，不胜惊疑地问。

“村里都闹得风风雨雨，你妈还舍不得吵她哩……”

香雨不敢相信奶奶的话。奶奶自小就不喜欢改娃，她贪玩，不学习，考不上学，一家人瞧不起。可改娃才二十二岁，她小着呢，大狗都三十了，名声又不好。她会傻到那样？

“奶，我下地送饭去。”

奶奶想了想，脸上绽着笑：

“担得动？”

“担动的。”

奶奶慢慢腾腾帮她把木桶洗刷干净，一头装汤，一头放馍，把一盆调小葱搁在馍上。

“慢点。”

奶奶扶着大门边的土墙望着。虽然她眼里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雾，但她却像能看见走远的孙女一样，凝神地立着。

太阳在地平线上照耀，风荡过宽展展的原野。露水刚刚在草叶上闪耀，倏地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金黄金黄的麦海被分割成破碎的方块。收割过的田里，麦个子一排排横躺着，人们在忙忙地蠕动。透过麦浪，可以看到攒动的人头或是弯弓似的身子。

改娃直起身拧麦要子，看见香雨趑趑趑趑担着挑子走来，就三步两步跨过去，把担子接过来。虽然她脸上仍然没有笑意，但香雨感到她此刻的情绪并不坏。

金成也在地里干活。看见香雨，只是咧嘴笑。一年多没见，弟弟已经出脱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。港衫，小喇叭裤，长头发。

“哋，金成这一身，真够意思！”香雨笑着说。

金成羞怯地看着姐，一时想不出话讲。

“昨晚，啥时回来的？”

“……总有十一二点吧。”小伙子垂了头，好像在地上寻镰刀。

“十二点？”爹虎起脸凑过来，把鞋脱掉，垫在身子下坐着，“两点半！”

“干啥么，那样忙？”

香雨直勾勾地盯着弟弟。

“嘻嘻，”金成又笑了，“电视投影《霍元甲》全集。最后一天。”

“噢唷，我当你上夜大哩。”香雨讥讽地说。

“……”

改娃正在擦汗，这时候嘎嘎地笑起来：“别看考不上高中，要是有个少林武术班，保险能考上。”

金成涨红了脸，却没有认真生气。把嘴噘了噘：

“也到集上买个圆镜镜，照照自个儿！还说人家！”

“咋了？”改娃霎时板起脸，挑起眉毛，鼻子和嘴角都抽动着，神气十足地说：“十六七的小伙子，游手好闲。还不让说？别人不敢说，我偏说！十几亩地，往后，你得挑一半！谁该养活谁。”

不等金成接腔，正在捆麦的妈从地中间走过来：“好了，好

了！你姐把饭都送来了。吃！吃了干活。”

金成把眉毛竖了几竖，瞥瞥改娃的神色，不知怎么的，不敢壮胆吵下去，把镰刀狠狠摔在地上，弯腰到桶里去盛饭。

改娃迎着阳光站着。香雨发现她比过去更加成熟丰满。胳膊腿很粗实，肩头又宽又圆。尽管像每一个乡下女孩子一样贴身穿了小衣裳，胸脯箍得很紧，但那富于弹性的一对乳房仍十分显眼地高高隆起着。肥大的两胯把天蓝色涤纶裤子绷得紧梆梆的，好像裤缝随时都会坼绽。露水混着灰土，使她的裤腿和鞋子涂满黄色的泥浆。香雨觉得，改娃已经成了一个棒劳力，再让她坐下来啃书本，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“妹，吃。”她给妹妹捧一碗汤。

“慌啥。”改娃并不接碗，自顾自地从从容容走到地头，撩起沟里的水洗脸。她探着身子，手在脸上噗噜噗噜抹，水珠迎着阳光，晶亮晶亮的从她手臂上滚下去。

爹瞅她一眼，粗声粗气地对香雨说：“你自己吃。”端了碗，低着头，咯噔咯噔，使劲嚼着小葱，好像在发泄自己的气恨。

循着爹的目光，香雨看见，在改娃对面的沟坎上，大狗正站在那里朝这边张望。他家的麦子都耨倒了。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在地中间停着。七八口人在装车，谷杈挥舞，麦捆一个个飞上车顶。一群劳力，粗手大脚地干活，粗腔大调地嚷叫，引得一地人眼巴巴地望。

看见香雨望他，大狗趁势讪讪地踱过来：“大学生回来割麦么？老堆叔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？”

香雨很客气地把碗伸着：“你先吃吧？”

“你们吃，你们吃，我吃过了。”大狗对着香雨说，眼睛不时地瞥着改娃。改娃板着脸，将湿手绢甩了甩，搭在乌黑的头发上，

从大狗身旁擦过去，端起饭碗，转脸去吃。

“老堆叔，这麦子不错哩。”

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呼噜呼噜照样吃饭。

大狗向前凑了凑，很神秘地压低声音说：“老堆叔，你可得赶紧些呀……今年卖粮可难啦，得趁早……”

爹仍然埋头吃饭，妈却沉不住气地凑过来问：“有啥消息吗？”

改娃把饭碗敲了一下，大声说：“还用问他，我早说过了。你们不信。”

大狗立刻接上话茬，郑重其事而又非常贴己地说：“西仓有三天就满了。东仓只收八万。今儿，明儿，敞开。后儿就凭条。再迟延，可卖不上了！”

金成斜着眼说：“昨晚广播里还说要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呢，我不信打了粮食会卖不出去。”

爹把饭碗撂在地下，闷气闷气地说：

“就你话多！还不快吃了割！”

尽管大狗听出这话是冲他来的，却仍然喋喋不休地说：

“大叔，不敢迟疑呀。我家的麦，今儿就能打出来。吃过饭，叫小五把机器开过来，帮你割。晌午能上场，夜里一打，明个晒一天，后儿能卖。”

“照你那么说，后儿不就凭条儿啦？我这脸面，哪儿去弄条儿？”

“不碍的，我，我……给你想法嘛！”

“算啦，还不起人情。”爹一边说，一边摸起镰刀，弯腰去割麦。

太阳升得很高了。尘土从爹的镰刀底下升腾起来，像一片

飞舞的小虫。大狗尴尬地立着，慢慢摸出一支烟来抽。

“三哥——开了！”远处，大狗的弟弟小五在喊叫。

大狗嘿嘿地笑着：“婶子，啥时用车，说一声。”

妈嘴里“唔”着，改娃站起来不谦不让地说：“别卖空头人情。要帮，下午过来。我们不自用，给钱！不帮，站远些。劳力弱也到不了让你们看笑话。”

“好我的妹子哩，这说到哪儿去了！”大狗忙忙地摇着头，说着，退走了。

太阳一落，凉气就上来，一天的燥热慢慢消散了。月亮没有出，天黑乌乌的。风停了，树梢直直立着。田野里，有几只萤火虫悠悠地飞。远远近近，有些移动的光柱，那是拖拉机的车灯。

电不来，麦场里静悄悄的。场边坐着一溜劳力，大家散散淡淡，蹲着，卧着。有人撑不住，跑到远处去抽烟。

香雨侧身躺在麦捆上，嘴里嚼着一根光溜溜的麦茎儿。她旁边，是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石碾。累极了，好像全身关节都散了架。腰疼得折断一样难支难熬。胳膊和颜面都在火辣辣发烧。要蜕皮。她想。在这种时候，她才懂得，默默躺着，不玩，不聊天，不看书，不想东西，是一种享受。她甚至盼望今晚电不要来。

麦子是傍晚上场的。爹买了五盒烟央邻友帮忙，管了一顿像样的饭。如果电正常，两个钟头便可以收拾干净。这种50型脱粒机满好用，就是占人手，搬、解、喂、搓，要十几个劳力团团转。

下午，爹差点和改娃吵架。刘家开了机器来，爹没有正眼看。小五呢，活活泼泼爱说爱笑的小伙子，那会儿也有些脸色灰